

## 浅谈克罗齐的中世纪史观

周新喆

(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市, 10080)

**摘要:** 站在现有文明的立场回溯过去, 时常会以一种“不同情”的视角去观看, 即充满蔑视与嘲弄的评价过去。面对中世纪时, 这一视角被反复多次运用。文艺复兴时期厌恶中世纪, 启蒙运动时期蔑视和嘲弄中世纪。造成这一态度的原因是后世史学新任务的出现和发展概念的缺失。浪漫主义时期将发展的概念扩大成为一般的信念, 思想与生活被连在一起, 内在的判断标准取代了外在, 中世纪成为克罗齐笔下被普遍同情的对象。

**关键词:** 历史理论, 克罗齐, 西方史学史, 中世纪

**中图分类号:** K091

**文献标识码:** A

历史没有历史性质的开端, 而只有一种观念性质的或形而上学性质的开端。历史在时间之内, 它早已存在。而任何一种思想与生活、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分开的, 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会在某一时期是没有的而在另一时期却出现了。但站在现有文明的立场回溯过去, 时常会以一种“不同情”的视角去观看过去, 即充满蔑视与嘲弄的评价过去, 这种“不同情”是俯视的而非平视的, 是有高低卑下之分的。

中世纪常常遭受此种待遇。面对中世纪时, 这一视角被反复多次运用。居高位者易骄, 这一视角下的评判势必会否定过去的价值。文艺复兴时期厌恶中世纪, 启蒙运动时期蔑视和嘲弄中世纪。在克罗齐笔下, 中世纪并未随着时间段的人为划分而结束, 它始终存活在后世的字里行间。

### 一、后世对中世纪的视角

“不同情”态度是现在对过去的蔑视和嘲弄, 以一种俯视的视角看待过去的一切价值。这种态度和视角存在于拥有了“前世”的“后世”, 它主要表现在对待前时期的文明和史学思想上。希腊罗马史学和中世纪史学都不理解前面已经结束的时代的积极和长远的价值, 它们销毁前一时代的文物或任其归于消灭。中世纪的基督教没能及时懂得“异教”的价值, 认出它的祖先, 就像文艺复兴不会承认自己是中世纪的子嗣一样。否定过去的价值存在于每一个时期。

中世纪时期, 神性回归, 人们发现自己重新面对着一个充满神话、奇迹、超验论的世界。基督教精神以其情操的炽旺和想象的热烈围绕在尘世, 产生了二元论、教条主义和苦行主义。在这精神的包围下, 人类的整个现实历史就被灭世、恐怖、悲叹所笼罩, 这是被认定的属于的中世纪的痛苦。这一观点让中世纪时期被后世添加了“野蛮”或“哥特”等字眼的名号与形容词, 拥有从古到今知识的“老人”以一种嘲弄的、蔑视的态度旁观“新生者”的痛苦。

在文艺复兴时期, 中世纪是被厌恶的。那一时期将古代和古代—近代看成一个整体, 把中世纪看作另一个整体, 它们彼此对立。它们将中世纪比作一个讨厌的和痛苦的楔子, 突兀的插在古代和近代当中, 像一把表面生着倒刺的利剑, 在历史中格格不入。总之, 对比是巨大的、区别是清楚的: 一方面是最灿烂光明, 一方面是漆般的黑暗。

对中世纪厌恶的态度还体现在当时对它的研究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最初不承认中世纪时所形成的新文字, 也不承认中世纪的文学和诗歌, 一切中世纪的文明都被以一种厌恶的态度被存放在文艺复兴时期, 但总归还在被存放。当时的学者从事研究中世纪的古事古物, 但却可以发现, 他们看不起他们所从事的主题, 认为他们所研究的诗人或文字是没有价值的,

他们毕生所贡献研究的那个时代是丑恶的和令人生厌的。<sup>[1]</sup>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虽则以厌恶的态度对待中世纪，并将这种情绪投注中世纪研究，但终归是保存了中世纪的文物和文字，并未将其归于消灭。但在启蒙运动时期，微弱的人道观念被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义占据，早已被污名化的中世纪又变成了黑暗的代称。

启蒙运动时期，对中世纪的反感和厌恶则仍有增无已，污名化达到顶峰，称“黑暗的中世纪”。“被多方讨论的进步乃是一种没有发展的进步，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感到满足与安全的叹息，像一个幸运儿一样，他成功地克服了许多障碍，现在宁静地注视着当前，他对未来蛮有把握，而对过去则有意避开，或仅偶一回顾，为的是悲叹它的丑恶、蔑视它、嘲笑它。”“现在是幸福的，甚至在革命的屠杀中也是幸福的，未来是光明的，而对产生现在的过去则充满了蔑视与嘲弄。”<sup>[2]</sup>这一时期的人们赞叹现在，赞叹未来，对光明的前路充满希冀，却唯独对过去带着鄙夷的态度轻蔑的注视着。哪怕是血腥的牺牲，对于当时的人们也是幸福的，因为革命后的世界有光明，如今的牺牲值得留存与歌颂。他们并没有否定过去的善和美，承认它们的存在，只是过去的价值被抛弃了，思想和生活被分开了。

启蒙运动攻击过去的世俗与神学，断定那一时代的黑暗和错误，杜绝了任何原始的概念和价值。比如在原始文明中十分重要的占卜制度，在启蒙时期看来，“它是将一个傻子相遇的第一个骗子的捏造”。而对于古代生活同样重要的神谕，在那一时期的人看来是骗术。一切原始的文明都被批判，即便充满生活的痕迹，也被当作凶恶的残缺猛兽被围猎，包括哲学、宗教、诗歌、音乐或有关原始和制度的概念。他们将神学的争论看作精神疾病，将中世纪的文学看作是可怜的作品，是古老的废弃城墙下的烂石头。一句话，整个过去丧失了价值，或者说，只保存了恶的消极价值。<sup>[3]</sup>通往现在与未来的路势必途径过去，道路并未被切断，但价值的连续性被否定了，过往痕迹已成笑谈，站在文明的角度俯看过去，本身就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是不同情的视角下与过去的对话。

## 二、“不同情”视角产生的原因

后世对中世纪的否定源于它们进入新时期时任务的更新以及发展概念的缺失，精神的运动加速了，几世纪孕育的果实被摘下，当时的“进步”需要否定过去，在生活方面的思想方面都直接地否定中世纪的超验论和基督教的奇迹，否定苦行主义和末世论。

否定基督教超验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任务，这时的史学思想出现了新态度，即几乎没有发现任何“奇迹”的痕迹。“奇迹”是指中世纪的文明生活。即便偶尔发现一些“奇迹”的记录，它的作用也只是人们作取笑性评论时的引用，是一种不得已心态下的记录。被扔进后台的神学概念找不到了，人们赋予历史新的重要性，史学的工作增加了，一种以考察见证为技术手段的学派形成，他们批判资料的真伪和价值，研究古代和中世纪，来编写渊博的历史。这时的人们对古典古代表现为崇拜，尊敬、同意希腊罗马的文字，但对中世纪进行了严酷的批判。学者确立“真”的标准，并表明“真”的东西不是中世纪的“真”，即神学概念、基督教和超验论。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向古代伸出求救的试探，在得到古代宽容的敞怀拥抱后，它将神学概念转化利用，形成刺向中世纪的利刃。文艺复兴时期的神是古代、希腊罗马生活，而神的敌人是中世纪及其风俗和生活，将它们之间对立起来，借人本主义去反对中世纪史学，依靠复归古代的力量与中世纪战斗。

但“复归古代”终究是一种错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很快看出来了，他们开始呼吁真理，开始感觉到“谁是真正的古人”，启蒙时代的理性走到前方。

在文艺复兴后期，“谁是真正的古人”的疑问已经在人们心中产生，启蒙运动时期回答了这一问题。“认为古人不是最古老和最有智慧的民族，而是最年轻和最不成熟的，认为真正的古人，即最内行和心灵上最成熟的人应从近人中去寻找。”<sup>[4]</sup>这一思想虽缓慢的出现，但终归是在人们的视野中有了存在感，并被普遍同意了。与此同时，希腊罗马世界所织成的象征性衣着被撕破、被扔掉，赤裸裸的理性受到万人追捧尊敬，它开始将自己和未开化的文

化和风俗相对立。任何人都不会比现在的理性世界拥有更先进更成熟的思想了，古人被定义，于是傲慢先行，蔑视与嘲弄成为惯例。

启蒙运动时期也有二元论的思想，这里不做赘述。这一时期的二元论分裂了思想与生活。“相互非难的可能性证实了二元论在新概念中像在旧概念中一样活跃，并使新概念不适于理解发展和理解历史。”<sup>[5]</sup>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纷至沓来，将对古代和中世纪的双重怀疑推进到极端。这一时期，理性的太阳高悬，照耀着人们，这种光明折射出自信的感悟，人们觉得他们已经脱离了中世纪的黑暗，摆脱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黎明前的昏暗，他们的生活是永久的白昼。接此，理性至上的太阳被普照在各个方面，光芒万丈的大地出现对过去的不停的怀疑。这种怀疑表现为对中世纪价值的否定。

启蒙运动时期，可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文献和资料增多，同时对于文献资料的真伪和其可作为证据的价值的批判更加精细。批判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启蒙时期的史学固然保存了甚至夸大了实用主义，但在另一方面，它也改进了实用主义，使它精神化了。”<sup>[6]</sup>启蒙时期的新的和生气勃勃的史学趋势攻击着世俗神学，那时的精神不是发展的而是跃进的，否定中世纪的一切，将“黑暗”污名化加之于中世纪，企图越过中世纪而通达新的世纪。但这一结果是在否定发展本身，以武断的态度去断定过去，将负的一面压上黑暗的色彩，直至无法翻身。“由于缺乏发展的概念，使得获得有关遥远的事和人的知识是无用的。”<sup>[7]</sup>这一观念加注了对过去的否定，以一种不同情的、俯视的态度看待过去，充满蔑视与嘲弄的反感着产生现在的过去。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从事当时最为迫切的工作，将理性高高悬挂，它被它所正在揭露的周围的真理的光辉所围绕，并没有看到自己的欠缺。

### 三、克罗齐的中世纪史观

同情是平视视角下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不是俯视视角下的怜悯、不屑、嘲弄。将自己投身在过去的处境中，试着去理解或共享过去的感情，即站在你的处境，我会变成你。同情视角主要体现在发展的概念上，克罗齐赞同这一观点并努力找寻“发展”的痕迹。在浪漫主义时期以前，发展的概念是有迹可循的；在浪漫主义时期，发展的概念被扩大为一般的信念，包罗万象的浪漫主义使得人们将过去变成了普遍同情的对象。这是一种平级的、平等的、无高低卑下的同情。

任何一个时期都并未完全抛弃前一时代，它们始终是前一个时代的后嗣，由前一个时代发展而来，而否定过去就是在否定现已包含在这一时期的所属物。希腊时期，思想放弃了神话性的历史，变成了尘世的或人类的历史。神学退场，人类的历史进场。“那种退场和进场并不表示希腊人已与过去完全绝缘，尘世的历史在过去不可能是完全没有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也保存着过去的思想，“历史思想不知有什么返回，只知中世纪把古代深深保存在自己的胸中，就像文艺复兴把中世纪保存下来一样。”“关于精神价值的概念已经有了变化或变丰富了，因为它本身含有一千多年的心灵经验、思想和活动。”<sup>[8]</sup>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史学的新任务，它们不得不否定超验论，但在很多方面依旧留有中世纪的色彩和影子，中世纪并未完全被抛弃，就像希腊时期的神退人进，精神本身就有一千多年的概念内涵。“中世纪主要特征之一的二元论完全被保全下来了，虽则它是受到不同规定的。”<sup>[9]</sup>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用二元论和神学的概念将古代与中世纪对立，却也因为其的人道观念模糊地感受到它的先行者的重要性。中世纪既然是重要的，也就需要被留存，因此文艺复兴时期并未将中世纪的文物文明付之一炬，而是研究中世纪的古事古物，但也是厌恶的进行着这一工作。现在是由过去发展而来，既然过去始终被现在所包含，全然的否定过去的价值，用“不同情”的态度看待过去，何尝不是对现在的蔑视与嘲弄。

启蒙时期，将思想和生活、过去和现在分开了；而这一现象在浪漫主义时期被改变。因为启蒙时期长期的理性至上带来了反动，它表现为情操上回复到过去，表现为政治家们维护那些值得被保存的或与新生活合拍的制度。“在浪漫主义时期，发展的概念扩大成为一般的

信念，延伸到希腊罗马生活，延伸到东方文明。它是具体地、首尾一贯地、理直气壮地出现的，并支配了精神。”<sup>[10]</sup>发展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它们不再是跳跃出现的断代时期，也不再是被尖锐楔子横插中间隔岸相望的文明。“浪漫主义时期用发展的概念同启蒙思想相对立，以思想的形式去反对粗糙的二元论的启蒙思想。这种概念并不全然是一种新东西，它在那时是花蕾的第一次开放：没有任何一种真正的思辨概念会在某一时期是没有的而在另一时期却出现了。”<sup>[11]</sup>发展的概念存在于每个时期，正因思想永远是整体地存活，发展的概念也可以在前路找到它的痕迹。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泛神论，启蒙运动时期对神话时期、形而上学时期、科学时期三个时期发展路线的描述想法等。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幸福中心。“没有一个人类时代是不对的，因为每一个人类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力量和美，每一个人类时代都是它的前一个时代的结果和它的后一时代的必要准备，贵族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准备，民主政治是君主政治的准备，它们各在正当的阶段出现，或者说，是那一阶段的公道。”<sup>[12]</sup>维科对浪漫主义思想的极为丰富的和有机的预期就这样出现在18世纪了，这也是浪漫主义的核心观点。每个时代都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必然性，它们的价值从前一个时代中汲取出来，又留在后一个时代的思想中。

### 小结：

“对历史的每一次思索在思索的当时永远是足够的，而对后来则永远不够。”<sup>[13]</sup>历史就是思想，是一种关于过去的想象性的再生。由于历史发展与进程中的“再思考”与“再生”，历史会不断被重写，新的东西在原有的基础上迸发出来。正是有如此“新的东西”，思索“对于后来的不够”造成了对过去每一个思索价值的否定。进入19世纪，人们对中世纪的兴趣复而又返。革命当前，国家政体发生变化，以及新生国家的诞育。稳坐高位的统治阶层需要合适的理论或参照物来证明他们政权的合法性、手段的正确意义。中世纪的历史被重新翻出，细细琢磨。“新的审美维度被赋予给中世纪”，世人将眼睛停留在中世纪被偏见、误解的内容上。

“再思考”与“再生”带来了快速的精神迸发，向上的精神使“发展的概念”在启蒙运动中遗落；进入浪漫主义时期，发展的概念被扩大化，并以普遍的同情视角去看待过去。在这一时期，不仅敌对双方和好了，刽子手及其牺牲者也和好了。思想与生活、过去与现在重新连在一起，内部的成熟化了，它纠正了前人所写的历史，中世纪的事物成为普遍同情的对象。克罗齐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对中世纪的误解和偏见，他强调中世纪的价值，历史发展的“再生”，从根本上意识到，中世纪从未远去，从未被抛弃。

### 参考文献

[1]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第192-193页。

[2]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第195页。

[3]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第206-207页。

[4]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第194页。

[5]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第198页。

[6]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第204页。

- [7]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第207页。
- [8]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第184页。
- [9]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第192页。
- [10]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第216页。
- [11]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第214页。
- [12]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第216页。
- [13]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第160页。

## On Croce's view of medieval history

Zhou xinzhe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 Looking back on the pas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existing civilization, it is often viewed with an "unsympathetic" perspective, that is, an evaluation of the past full of contempt and mockery. This perspective was used many times in the face of the Middle Ages. The Renaissance hated the Middle Ages; the Enlightenment despised and ridiculed them. The reason for this attitude is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task of later historiography and the lack of development concept. The Romantic period expanded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into a general belief, thought and life were linked together, the internal standard of judgment replaced the external, and the Middle Ages became the object of universal sympathy in Croce's works.

**Keywords:** Historical theory, Benedetto Croce,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Middle Ages